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音符上的 奥地利

——山水之间的音乐旅行

刘雪枫 著

Copyright © 200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音符上的奥地利：山水之间的音乐旅行 / 刘雪枫 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12

ISBN 978-7-108-02999-7

I. 音… II. 刘… III. ①音乐家—简介—世界②音乐—作品—简介—世界
③奥地利—概况 IV. K815.76 J605.1 K9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92166号

责任编辑 杨乐

装帧设计 杨林青工作室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12月北京第1版

200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毫米×965毫米 1 / 16 印张 18.75

字 数 145千字 插图 457幅

印 数 0,001—6,000册

定 价 4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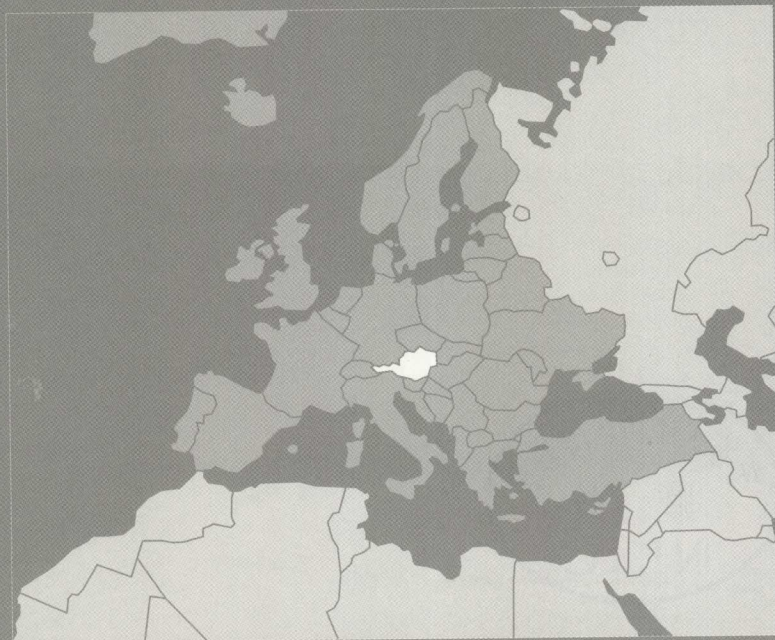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音符上的 奥地利

—— 山水之间的音乐旅行

刘雪枫 著

奥地利在欧洲的位置





7	序一	唐晓渡
9	序二	约瑟夫·史托金

一 “音乐之都” 维也纳

12	“金色大厅”的诱惑
24	维也纳爱乐“新年音乐会”漫谈
40	中央公墓和城市公园里的音乐家
48	莫扎特在维也纳
58	贝多芬故地寻访记
66	感受舒伯特的迷人忧伤

二 “音乐天堂” 萨尔茨堡

78	萨尔茨堡夏季艺术节小史
100	萨尔茨堡夏季艺术节亲历记
116	萨尔茨堡的《唐·乔瓦尼》
126	莫扎特的萨尔茨堡
136	在教堂聆听莫扎特
144	重访萨尔茨堡

三 音符上的穿越

154	马勒：从“小屋”到墓地
170	湖区小镇的乐长
180	一次与布鲁克纳有关的旅行
194	水天辽阔的布尔根兰
210	新锡德尔湖上的轻歌剧
220	大气磅礴格拉茨
232	湖光水色中的音乐盛宴——克恩顿音乐之夏
246	乡村受难剧院的瓦格纳节日
266	布雷根茨的湖上歌剧
276	黑山中的Schubertiade
290	未竟的旅途

序 一

唐晓渡

说来也真是有点怪：雪枫明明知道我于音乐和音乐评论一窍不通，却偏偏嘱意由我来为他的新著做序；而我，明明自知对他的工作毫无置喙的余地，却也居然打破我历来对做序之类的保守态度，未有更多的犹豫便一口应下。自然，我们都明白“隔行如隔山”的道理，但看来我们都没有太以为意。

换句话说，还有更值得在意的东西。那么又是什么呢？友情吗？惺惺相惜吗？都不错，却又都不尽然。

四年前我但知雪枫是一个“乐评专家”，却未读过他的只言片字，因此，最初面对他那本《日出时让悲伤终结》的书稿时心里不免大犯嘀咕——我又怎能不犯嘀咕？事实上，直到发稿前做市场论证时，某社头儿还在试图劝我主动放弃：“你怎么那么傻？做这样的小众书，准赔！”（我不能肯定，假如不是考虑到我好歹是个资深编辑，“业绩”也还说得过去，他会不会动用他的“一票否决权”？）如果说其时我已能气定神闲地付之一笑，那不是因为我没有思量过他所说的道理或规则，更不是因为我对其中的商机有了什么把握，而是，并且仅仅是因为我在阅读这部书稿，尤其是其后半部分时，一直怀着某种深深的感动。这种感动和雪枫是否“提供了一种全然不同的可能性，或者说一种新的尺度，足以丈量出在他之前的国内音乐评论写作，与古典音乐之界说作为一个世界性难题之间的真实距离”（欧阳江河语）关系不大——我已经说过，我于音乐和音乐评论绝对是门外汉——倒不如说它直接对应着我所心仪的写作状态本身，其中诚挚的生命/审美体悟、精湛的专业眼光/知识、气韵生动的语言技艺和某种更高的、统摄性的境界追求混而不分。这最后一条通常不便轻易言说，但在次年出版、仍然由我责编的《德国音乐地图》一书的自序中，雪枫还是说出来了：

……当《莱茵的黄金》第一幕前奏曲奏响的时候，我的泪水根本无法控制地悄悄流淌。我的音乐朝圣之旅就这样开始

了，我清楚地记得它的开始，但是它将在何时何处终止，我

永远不知道……

多么自然而真切！在由此激起的持久的感动面前，市场不市场算得了什么呢？大众小众又算得了什么呢？我意识到这是一本注定要由我来做的书，它将成为一个读者对一个作者，或一个写作者对另一个写作者表达敬意的方式。

在出版《日出时让悲伤终结》的同时，我和雪枫还一起商定了一个由九本书构成、总名为“聆听经验”的庞大系列计划。它本质上是一个相互激励的计划。遗憾的是，刚刚来得及出版第二本，我就因为工作的变化而不得不搁置了这个计划。遗憾是为弥补准备的，需要等待的只是机会；对我来说，撰写这篇序文正是一个这样的机会，为此而付出不揣冒昧的代价，又算得了什么呢？

2008年4月30日

序二

约瑟夫·史托金

(Josef Stockinger)

由于在刘雪枫先生这本书的初期准备阶段，我曾略尽微薄之力，因此，能为它撰写一篇小序，我感到非常高兴。

早在我来中国工作的最初几年，便与刘雪枫先生有过诚挚的交往。我们虽因语言障碍未能进一步深交，却丝毫不影响相互的合作。

我们俩都热爱音乐，而刘先生更是这方面的专家。我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受过专业音乐训练，至今仍深感遗憾。我除了聆听和欣赏外，还极希望自己能够领略作曲和演奏的奥妙，可以从手工艺术的层面去领悟和欣赏音乐的创造力和塑造力。

有个现象始终令我非常惊讶，那就是，在中国人心目中，奥地利已经成为世界音乐的代表。当然，身为奥地利旅游宣传的中国代表，我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奥地利因此而获得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面貌，这应该归功于现代媒体，是它们将“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带到中国的千家万户。

另一方面，由于我自己也是爱乐者，我的思维方式也足够开放到可以高度评价其他国家的音乐创作。我认为，欧洲的每个国家和“新世界”的国家都有自己伟大的艺术家，他们都创作出了独一无二的作品，创造精神的奥林匹斯山是跨越国界的。

我不想随俗将人分为三六九等，评价谁是最优秀的作曲家，谁又最完美地演绎了某部作品。但是，如果有人问我最愿意和谁共度一日光阴，我会选择海顿或莫扎特，约斯坎或巴赫，我相信这些大师一定已经升入了天堂。他们也许正和后来者热情地谈论着艺术，并一起演奏。做上帝真幸福啊，不仅能听到天使合唱，还可欣赏到恢弘的交响乐团和精致的室内乐团的现场演出呢。

我一定要问问这些大师，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直到现代音乐，他们如何看待音乐的发展？帕莱斯特里纳（Palestrina，教堂音乐作曲家）会怎么评价勋伯格或者路易吉·诺诺（Luigi Nono）的音乐？如果莫扎特听到即兴的爵士乐会是怎样的表

情？他会不会像我父母那代人一样讨厌滚石乐队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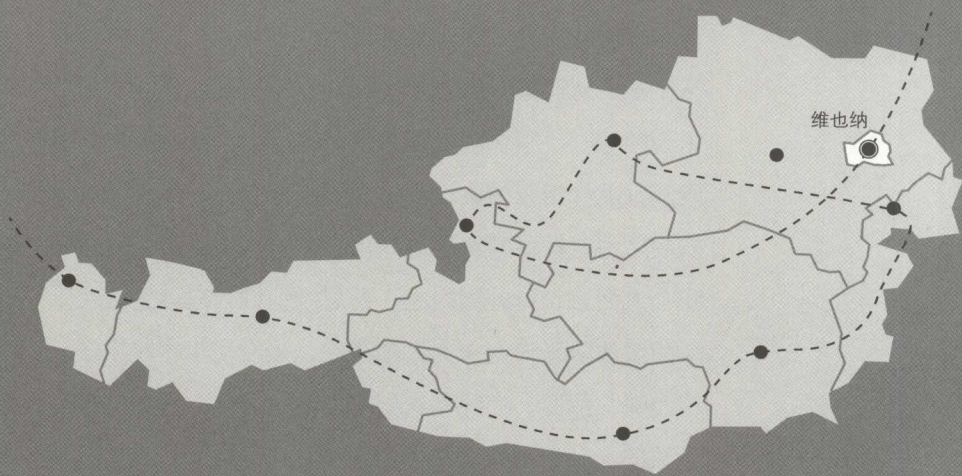
我的朋友刘雪枫先生用他广博的知识和对音乐一如既往的热忱与理解写下这本书。我虽然读不懂这些文字，但是，凭我和他的交往，我深信，与刘雪枫先生其他几部著作一样，这本书将帮助中国读者拓宽和加深对欧洲经典音乐的了解，让人们在每天为生存奋斗之余，得以安下神来修身养性，渡到这个充斥着刺耳的嘈杂之声的浅薄世界的彼岸去。

我为此衷心地感谢他，也祝愿这本书获得成功。

2008年3月

「音乐之都」 维也纳

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像维也纳那样，集中了如此多的音乐家的故居和遗迹，它在二三百年前就是音乐的“世界之都”。今日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国家歌剧院、民族歌剧院、“河畔”剧院和音乐厅等每日汇集的高水平演出，仍使这座历史悠久的繁华都市享有“欧洲音乐心脏”的美誉。



“金色大厅”的诱惑

名副其实的“艺术殿堂”

维也纳“金色大厅”（Goldener Saal）在国人心目中是音乐世界最具知名度的音乐厅，它几乎就是传说中的“艺术殿堂”的现实版。曾经有关于音乐爱好者的问卷调查，在“愿望”或“梦想”一栏，许多人填上“金色大厅”的字样，似乎能够到那里听一场音乐会就“梦想成真”、“于愿足矣”。

“金色大厅”在中国的影响力毫无疑问系拜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所赐，但是最近几年“金色大厅”也变了味儿，甚至抹了黑，从而导致心地“极端纯正”的乐迷发出拒绝到那里听音乐会的呼吁。事物的辩证关系一向如此，既然是音乐艺术的最高殿堂，就一定要想方设法去占领它征服它，然而当它就那么不费吹灰之力地被占领和征服以后，它的含金量是否就会下降呢？从我个人而言，身处国内是一种思维惯性，总以为金色大厅向带钱来的团体敞开大门未免太过商业，是否能租得起场子就可以不设门槛呢？然而，在我每次到维也纳的时候，这种疑虑肯定是烟消云散的。金色大厅还是金色大厅，它作为音乐艺术的最高殿堂仍然当之无愧。当然，你不能指望它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超级巨星的音乐会，不过超过一百场的顶级演出还是令世界上任何一间音乐厅只能望其项背。

无论在什么年代，高级交响乐团和著名音乐大师每年都不



◆ 黄昏时分的音乐之友协会大楼

会错过安排在“金色大厅”演出，以2006—2008两个年度的演出季为例，便有科林·戴维斯、海丁克、穆蒂、巴伦波伊姆、哈农库特、马祖尔、梅塔、杜纳伊、小泽征尔、阿什肯纳吉、扬松斯、夏伊、蒂勒曼、布隆施塔特、罗斯特洛波维奇、拉特爾、普雷特里、格吉耶夫、维尔瑟-莫斯特、郑明勋、尤罗夫斯基、波利尼、鲁普、吉默尔曼、布赫宾德、布伦德尔、阿格丽希、穆特、文格洛夫、安兹涅斯、奥特、夸斯特霍夫、邦妮等。实际上还要长上几倍的名单，使得你一年四季无论什么时段到维也纳，都可以保证在金色大厅听到十分精彩音乐会。

不过，如果想在“金色大厅”听一场家乡送来的大型堂会，则得有“撞大运”的缘分才能如愿，它们在各种正式节目预告媒体上很难看到，传播的途径主要通过小传单，一般都是某个社团或单位以公益活动的性质把入场券消化掉。话题扯到这里，难免不联想到一个极其荒诞的真实故事。我国一位颇有知名度的“钢琴家”一直将他曾在金色大厅举行独奏会引以为傲，从他刊登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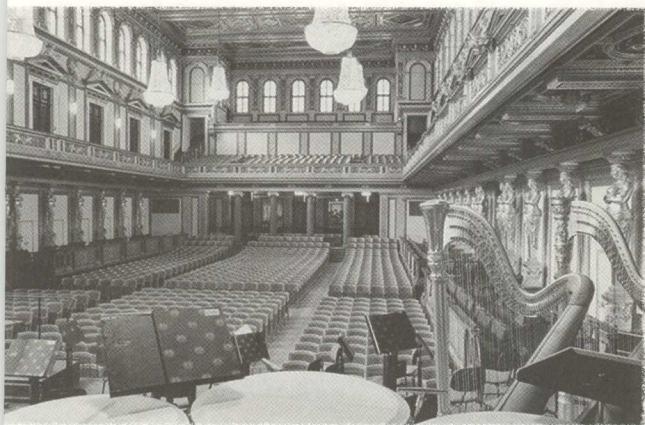
- ◆ 古典音乐的胜地
- ◆ 金色大厅旁的勃拉姆斯塑像

杂志上的现场大彩照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场内观众多为双胞胎或多胞胎，不知这是属于哪种社团的公益活动？因为我实在不敢相信座席上的观众是通过电脑合成技术填上去的。

“音乐之友”的象征

金色大厅所在的美丽建筑名为“音乐之友协会大楼”（Musikverein Haus），它由提奥菲尔·汉森（Theophil Hansen，1813—1891）设计，融汇了古希腊和文艺复兴风格，1870年落成开幕。大楼位于贝森多夫大街（Bösendorfer Straße）12号，地处市区正南方的歌剧院环路（Opernring）和舒伯特环路（Schuberttring）之间的卡恩特纳环路（Kärntnerring）段南侧，东邻施瓦岑贝格广场（Schwarzenberg Platz），南与卡尔教堂（Karlskirche）广场的勃拉姆斯（他是最坚定的“音乐之友协会”会员，曾亲自训练协会的合唱团）坐像隔街相望，与它正门相对的建筑是一个名为“艺术家之家”（Künstler Haus）的展览馆，里面的电影院在维也纳很知名，许多新电影的首映式在这里举行。

音乐之友协会大楼正门前的大街名为顿巴大街（Dumba-



- ◆ 金色大厅
- ◆ 勃拉姆斯厅

straße)，以纪念十九世纪一位重要的音乐评论家尼古拉斯·顿巴，他的墓碑在中央公墓紧邻勃拉姆斯和约翰·施特劳斯，足见他在维也纳音乐界的地位。

音乐之友协会大楼内有两个演奏厅，大厅以金色为主调，镀金的天花板上雕绘有太阳神阿波罗及九位缪斯女神，立柱也多为金灿灿的女神造型，给人的整体感觉就是金碧辉煌，故有“金色大厅”（Goldener Saal）美誉。另外一个室内乐演奏厅又叫勃拉姆斯厅（Brahmssaal），对大多数来维也纳的游客来说，这里是一处熟悉之地，因为富于城市特色的“莫扎特宫廷音乐会”主要在此举行，一天数场，场场爆满。演奏者身着莫扎特时代的宫廷服装，顶戴假发，专演莫扎特小夜曲、嬉游曲以及脍炙人口的歌剧选段等，只可惜乐队并没有使用仿古的“时代乐器”，显得复原程度还是缺少基本的诚意。不过也有这样的可能，如果使用太“专业”的仿古乐器，因其音量和音色的原因导致大众游客的流失，可谓得不偿失。

这幢堪称历史悠久的建筑总是在提醒人们注意到伟大的音乐家与其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正门前的道路上镶嵌着一些带有音乐家头像浮雕的五角星地砖，布鲁克纳、富特文格勒、埃内姆和舒伯特为一组，策姆林斯基、欣德米特、勋伯格和勃拉姆斯为一组。